

明人援韓與楊鎬蔚山之役

李 光 濤

蔚山之役，由楊鎬言之，可謂虎頭蛇尾，有始無終。初則以萬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三、四兩日於蔚山連戰連捷，斬級無數，朝鮮君臣乃至額手稱慶，認為清正不難成擒矣。孰知天不欲滅倭，譬如大兵進圍蔚山別堡之所謂島山，凡十餘日，而倭衆正困於飢渴交迫，清正且一再至欲拔劍自裁，不意天忽大雨，以解其危，更兼倭援大至，當此之際，楊鎬倉卒撤軍，結果反爲倭兵所乘，不利而退。以上所述，是卽蔚山戰役之一大槩而已。茲爲求詳起見，姑再據東國史籍取其若干如次，以見戰場之事，其勝其敗，原無常數也。

一、中興誌

(1) (丁酉)十一月，邢玠入京城。十二月，遣楊鎬麻貴進復慶州，大破平清正於蔚山。

(小字) 邢玠方在遼東，楊鎬移書請先攻清正，斷賊左臂。玠然之，遂馳入京城，與鎬定計。會宣大浙福等兵繼至，與前來兵合四萬四千餘人。玠令鎬及麻貴領大軍進攻清正，又遣董正誼領千餘騎與我國兵大張旗鼓，趨南原，聲言攻順天等處，以綴行長義弘。鎬貴引兵向蔚山，號令整肅，權慄率高彥伯鄭起龍等從之。鎬令吳惟忠扼梁山，密遣降倭入賊窟圖形勢以來，遂指示進兵之路。初二日戊午，天兵我軍先到慶州，破賊兵於城外，賊棄城走，追擊又破之。己未，於(疑誤)大軍到蔚山，距賊壘六十里。麻貴招楊登山擺賽，頗貴問曰：爾等孰願爲先鋒？三將爭先，貴令擺賽爲先鋒，賽喜而登山，至欲拳毆賽。賽領千餘人與鄭起龍先進，曉薄賊壘，射火箭挑之，賊出擊之，賽陽退以誘賊，登山以二千騎繼至，合擊大破之，獲其將一人。庚辰，鎬貴悉引大軍齊進，鎬躬擐甲胄督戰，諸軍鼓譟奮擊，砲聲震天，火箭數百枝齊發，風迅火烈，亂蕪賊幕，一日連拔三窟，燒斬萬餘人。天兵方搶

首級，而清正已入保島山矣。明日，鎬進兵仰攻，斬遲延者二人，衆皆爭奮，而城形絕險，備亦密，不可拔，游擊將軍陳寅中大丸，鎬乃收兵而退。明日，鎬令權慄李德馨率我軍及降倭攻之，又不克，死傷甚多。賊水軍又屯藍江，欲逼海岸，天兵用大砲却之。島山無水，賊每夜出城汲，輒爲我軍所獲，一夜擒百餘人，城中危迫，降者相繼。會大風雨，天兵凍餒不振，鎬令諸軍環城列營，各葺（葺）草房爲持久計。貴請開一面使賊得遁，設伏於要路以取之。權慄曰：今右道沿海賊屯星列，其勢必合兵來援，若能分軍以遏其路，則清正之頭可坐致也。鎬皆不從。（下冊葉五十一）

（2）戊戌（萬曆二十六年）正月，楊鎬麻貴攻島山不克，退屯京城。

（小字）鎬貴圍島山日久，賊兵大困，清正至欲自決，乃佯約日請降，而密求救於諸屯。賊數百艘自釜山西生浦來援，鎬令擺賽吳惟忠等禦之。初四日丙寅，自督諸軍四面薄城，欲爲火攻，而賊先於城外明火放砲。鎬斬士卒之退却者，又綁游擊將軍李化龍徇示軍中，諸軍震慄爭先，而賊砲如雨，死者甚衆，遂收兵而退。是日天兵又獲倭書，言加德安骨竹島釜山梁山等地十一倭將領六萬兵來，堅守以待云。藍江賊船九十餘艘，又入太和江上流，陸路諸賊若將繞出軍後，多列旗幟，以張其勢。鎬甚懼，問李德馨曰：城險難拔，救兵勢大，計將安出？德馨曰：清正圍在孤城，天也，此舉一失，後未易圖。大人以萬人專防箭灘彥陽路，堅陣以待，則我得形便，賊雖來不難制也。鎬曰：累日攻城，兵多損傷，不容不退，且圖後舉可也。德馨苦爭，辭氣壯厲，鎬雖不從，而深器異之。乃令撤兵，使擺賽楊登山爲殿。賽獨請決戰，鎬不從，賽橫臥馬前不起，作歌風之。鎬夜燒各營馳入慶州，諸將爲賊所迫，浙兵多赴水死，獨副總兵李芳春斬賊百餘人還。鄭起龍爲賊所圍，起龍縱馬揮劍而出，賊陳劃然中而開，遂除（徐）收散卒而歸，賊不敢逼。是役也，凡天兵前後死者千餘人，傷者三千人，參將陳遇閒，奮勇先登入柵中，中丸得不死，游擊將軍楊萬金執金鼓登城中丸，昇歸道卒，資糧器械蕩然無遺。清正遂益完城壁，築甬道以通汲水，又於楊鎬駐箭山上別築一城，爲堅守計。鎬還京城，更遣貴於安東，李芳春牛伯英於南原，祖承訓及游擊將

軍茅國器盧得功於星州，以謀秋間三路齊舉。李芳春禁侵擾，勸耕種，廣屯田，勦游賊，修官舍，葺房屋，瘞尸骸，民甚便之。芳春善騎射，馭軍嚴整，賞罰不逾時。（下冊葉五十二至五十三）

二、宣祖修正實錄

（1）丁酉十二月，楊經理麻提督進攻蔚山賊營，不利引還。時賊將清正築城於蔚山，爲久留之計，經理提督潛師掩擊之，賊披靡不能支，奔入內城。天兵奪賊外柵，貪虜獲之利，不卽進軍，賊遂拒門拒守，攻之不克。天忽大雨，雨後甚寒士卒皆瘡痍，馬多凍死，兩南諸屯之賊，由水陸來援。經理恐爲所乘，遽旋師，使麻貴與都元帥權慄，留鎮慶州。（卷三十一葉七）

（2）戊戌正月，麻貴自慶州引軍還京。（卷三十二葉一）

三、吳慶男亂中雜錄

（1）丁酉十二月，楊鎬引軍到慶州。時清正分諸將守豆毛西生等鎮，自領大軍留島山，聞大兵之來，分遣伏兵遮截要衝，又分送差倭於各陣，告急請救。（卷三葉八十五）

（2）經理楊鎬自慶州督諸將進攻清正于島山，焚燒伴鷗亭等處賊窟，斬獲甚衆。清正窮蹙，有跳遁之計。（卷三葉八十九）

（3）兩南諸屯之賊，聞島山圍急，發兵赴援，倭橋則行長留守，秀家領軍去。（卷三葉八十九）

（4）楊鎬 麻貴圍島山十有三日，日夜攻城，賊兵大困，加以糧盡井渴，死者日積，清正將欲自決，每投金銀雜寶於城外以緩我兵。天忽大雨，日甚凍沍，我軍力盡，各處援軍蔽海而至，張鶴翼突進，大軍左次而退。楊鎬卽還京城，麻貴與本國元帥權慄，領軍留慶州。（卷三葉八十九）

四、宣祖實錄

（1）丁酉十二月甲申（二十八日），提督伴使張雲翼都元帥權慄經理伴使李德馨狀啓：本月二十三日丑時，三協天兵，一時自慶州分三路前進，黎明，左協先鋒直擣蔚山賊窟，佯北誘引，再次大戰，斬首五百餘級，生擒倭將一名，盤問，則清正往在西生浦云云。城外賊幕，盡爲焚燒，餘賊遁入城內土

窟，日已向晡，南兵未及齊到，解圍休兵，將以明日早朝蕩滅。經理與提督並駐賊營一馬場外，看驗首級牛馬器械，臣等亦跟隨以觀。但入窟之賊，方運卜馱於船所，慮或乘夜逃遁，明日更爲馳啓計料事。啓下備邊司。（卷九十五葉二十五至二十六）

（2）十二月乙酉（二十九日），右議政李元翼啓曰：當日捷報來到，軍門則燒香四拜，各將皆穿紅，以次入賀，臣等亦隨各將之後，叩頭稱賀。軍門謂臣等曰：你等亦喜歡乎？臣等答曰：小邦荷皇上洪造，老爺大恩，得破讐賊，懼怖之意，難以盡達，寡君聞此報不勝感喜，即欲來賀，而老爺欲於明日相見，故不敢來拜。軍門曰：明日可以相會。聞此勝捷後，倭子等慌忙潰裂云。各營倭子中，清正兵最硬，此已破，餘無足慮云。傳曰：知道。（卷九十五葉二十六）

（3）十二月丙申（申疑戌卽三十日），麻提督差官持捷書自蔚山至，上接見于別殿。上曰：諸大人爲小邦親冒矢石，大功垂成，不勝感激，天兵無乃多傷乎？差官曰：二十三日巳時，天兵破清正別營，其夜清正自西生來入蔚山，天兵方圍島山攻打，而賊在高阜，我軍在卑處，故死傷頗多。二十三四日之戰，只麻周兩千總中丸而死，軍兵死者不滿三十人。倭賊之從水路來者，爲天兵所趕，翻船淹死者數千云。……（卷九十五葉二十六至二十七）

（4）上幸軍門，拜如儀。上曰：蔚山之捷，皆皇上之恩，大人之威。軍門曰：昨聞于提督差人，清正自西生夜赴蔚山之急，蔚山已破，奔入島山，會當生擒此賊。破蔚之日，倭將一人著金甲而死，此亦清正一樣官云。清正殺人極多，其命自盡，來入島山，我兵攔阻海岸梁山釜山全羅之路，賊不敢來救云。又曰：全羅之賊，自爲發動，不得不應，若見小利，先自輕進，深恐事不如意，只損軍威而已。上曰：分付至當，但領兵陪臣痛心於不共戴天之讐，故如許耳。軍門曰：勝固善矣，而若少失悞，所關不細，十分申飭，千萬自慎，賊兵若少，相勢可圖，而亦可與天兵約束共舉爲妙。上曰：諸賊之中，清正最強，清正破，則餘賊不足數，此正小邦再造之秋。軍門曰：清正必破矣，兵馬亦足矣，但糧草不敷，則事不速成，催糧以繼，至緊至急。上

曰：謹領分付，豈敢少緩。皇恩罔極，朝日，率羣臣北向叩頭，以此拜庭。

軍門曰：從此太平，俺亦稽賀拜。……（卷九十五葉二十七）

- （5）戊戌正月朔丁亥，上至軍門衙門，入幕次，良久，軍門出，送二幅，紅紙濃墨大書曰：帝德玄通，國運與陽春並轉，九天雨露旁敷。海氛清謐，物華共歲月同新，八道河山生色。其一幅曰：劍橫晴雪平倭日，鼓震春雷奏凱時。益都邢崑田。上稱謝。（卷九十六葉一）

- （6）政院啓曰：軍門通事朴義儉，與今刻來到經理夜不收，來詣說稱：本月二十三日，經理親督左右協軍兵，攻陷蔚山，斬五百餘級，二十四日，斬八百餘級，而賊皆遁入土窟。二十五日，高中軍祖總兵領軍，遮遏西生浦應援之賊。清正在圍中土窟之內，勢甚窮蹙。經理差人持令旗及賞功牌免死帖，往諭清正以投降免死重賞之意，則清正說稱：欲爲降附，而時未知朝鮮許降與否？未敢即降。若與朝鮮相講，則當即投降云。而經理不許。天兵時方累重圍攻打云。軍門分付于朴義儉曰：前日提督差官既已厚賞，此人亦須厚賞云。且聞此人之言，則蔚山與島山似是一處矣。上曰：知道。（卷九十六葉二）

- （7）李副總如梅接伴使李德悅馳啓曰：本月二十二日夜，大軍齊發，副總最先行，二十三日午時，先鋒軍遇賊于距賊陣二十里之地，唐兵奮勇，以鶴翼掩擊，斬賊四百餘級。二十四日黎明，進薄城下，各樣大砲俱發，轟天震地，烟焰沸空，城中倭屋，一時火起，北風大起，風火所被，賊衆披靡，走入土窟。諸軍陷城，進攻土窟，土窟重重石築，堅險無比，不得攻破，試放大碗口，則山坂峻高，砲石有礙，不能直衝，終日不拔云。（卷九十六葉二）

- （8）正月己丑（初三日），軍門都監啓曰：提督差官處問之，言二十三、四兩日交戰之後，即進兵道山城下，城凡四重，外城周遭於山下，土築低微，我兵得以攻開。其內三城，石築堅固，上列置房屋，其屋跨出城外，彼得俯瞰制我，放丸如雨，我從其下，既不能察見城中形勢，又不得近於銃丸之下，我兵不得已，屯於丸所不到之處。經理都督屯於城北，高策屯於東，吳惟忠屯於南，李芳春屯於西，李如梅擺賽把截西生賊於江邊，祖承訓頗貴把截釜山之賊，而城固難破如此，進則恐我兵多傷，故欲圍屯累日，以待其自斃。大

槩城中糧少水渴（疑竭），不久當自盡，苟我兵不乏糧餉，則城陷必矣。城周僅二三里，其中可有萬倭，而釜賊時無來援之形，西生賊逐日從水路出來，而爲我兵所攔阻，來而復去，一日二三次。清正在圍中之事，投降倭子及朝鮮女人皆言之云。（卷九十六葉二至三）

（9）正月庚寅（初四日），柳成龍馳啓曰：本月二十五日，軍官具懷愼回自蔚山，天兵與我軍攻打倭賊內城，城甚堅險，大砲不能撞破，賊從城上孔穴多放鳥銃，天兵我軍頗有損傷，經理鳴金止攻。陳遊擊乘夜先登攻城，右臂中丸，以調病事，昨昏輿出慶州，自朝廷似當別爲問慰。二十五日，天氣微陰，昨日未末，東風連吹，雨勢漸多，軍士露處原野，極爲可慮。軍糧則時方連續輸入。（卷九十六葉三）

（10）麻提督接伴使張雲翼馳啓曰：天兵攻土窟時，南兵死者七百餘，我軍二百餘，得倭子首級九百餘顆。經理提督聞清正從太和江路逃走，親自追之，時未回來。（卷九十六葉三）

（11）正月壬辰（初六日），經理接伴使吏曹判書李德馨、都元帥權慄馳啓曰：蔚山勝捷日，經理與提督還營，招臣謂曰：朝鮮兵見到者，但三千五百，分屬李如梅李芳春可也。適有白氣，如開扇在營上。經理仰見曰：此氣極可喜。經理與提督，卯時催三協進兵，同行督戰，進攻城隍堂土窟，城裏房舍及江邊倭船二隻，爲火箭觸燹，烟焰漲天，天兵鼓譟陷城，諸賊遁入島山土窟，天兵進薄，斬獲甚衆。經理提督上其對峯督戰，諸軍齊奮薄城，東面天兵十人已上城，而賊防備甚密，勢又堅險，上城天兵，相與廝殺不得出，餘軍不得毀城而退。倭船四十餘隻，泊于太和江下流藍江，經理令浙兵二千，騎兵一千，防守江岸。日落後，經理聞倭人五六名出城逃走，挺身追之。招諸將再與商議，備長木乾柴，明日欲爲火攻。降倭及被擄人盤問，則皆云清正自西生二十三日夜半馳來，諸將五六，俱聚此窟云。賊衆之數，似二千餘名，而石築如削，穴如蜂窠，天兵仰攻，其勢不易，昨日斬級甚多，經理以爲未陷城之前，不許見驗。亦勿言死傷云。（卷九十六葉五）

（12）李德馨權慄馳啓曰：自二十七日下雨，達夜不霽，經理提督，捉得逃出被擄

人四名，盤問說稱：城中無糧無水，賊徒或喫收拾燒米，夜來下雨，多以單衣紙張濡之，取汁飲之。清正深恨棄西生而來云。（卷九十六葉五）

- (13)丁酉十二月二十五日成貼，提督接伴使張雲翼馳啓：本月十六日，右承旨成貼，有旨內：自上南下之計，爲軍門所沮，不獲已而停之，軍前消息一向昧昧，一路擺撥更爲申明，凡在軍中大小消息，逐日馳啓事。二十五日申時，臣在蔚山城隍堂前麓祇受矣。提督舉動及軍門消息，已爲十二度馳啓，而必致中路遲滯。昨夜經理提督，宿於賊窟對峯。各營兵馬，皆爲野營，終夜放砲。今朝又使南兵及我國兵進薄土窟，欲毀城踰入，而清正方在其中，土壁四面，鐵丸如雨，人不得接足，唐兵死傷數百，我國軍人亦多死傷，陳遊擊又中鐵丸，不得已領兵還營。經理提督不勝憤恨，仍宿山上，明日又爲攻城之計。而今日生擒倭四名及走回女人等，皆言土窟中無糧無水，勢難支久云云。只恐他處援兵多至，又慮走入西生浦，則形勢尤難，未易蕩滅，是用極爲悶慮。丁酉十二月二十七日成貼，提督接伴使張雲翼馳啓：本月二十五日以前事，則已爲十三度馳啓矣。二十六日休歇人馬，放一日糧，仍傳令于都元帥，使我國兵馬負木防牌及柴草，進薄城下，欲焚賊營。都元帥權慄親自臨陣督戰，斬靈山縣監全悌及出身一人軍丁一名以徇，軍兵不敢不進，而但賊丸如雨，死傷極多，不得已退陣。且自昨日午後，至今夜，雨下不止，人馬飢凍，泥濘沒膝，土窟之陷，百倍攻城，而天時如此，極爲悶慮。今朝我國被擄兒童四名，女人二名出來，言清正等五將，時在城中，而軍糧已盡，且無井泉，夜間潛汲城下井水，而卒倭則不得飲之，城中賊衆，日夜憂悶云云。當日早朝，藍江浮泊倭船三十餘隻，乘雨一時前來，將欲下陸，左協軍馬放砲鼓譟，相戰移時，經理提督領軍結陣于山上待變，而午後賊船退去，作縵於外浦。經理招接伴使都元帥慰之曰：你國之軍，雖不得焚陷賊營，冒死攻城，以助聲勢，極爲可嘉云云。經理提督山上結陣之時，倭賊二人持旗賁書，欲爲請和云云。經理使通事及唐人給令箭，使之出來。又使通事朴大根及降倭越後招降於城下，則倭賊答曰：欲戰則當相戰，欲和則開一邊，使之出城，且遣一將官，則當議和事云云。且經理提督露處山頂，觸冒風雨已

五日，艱苦之狀，有不可言，而監司李用淳退在慶州，不爲跟來，凡百支供柴草，不成模樣，並定官亦不定送，臣與李德馨艱苦分定於鄰近各官，經理提督盤膳，僅得備進，而三協以下將官，鹽醬亦絕，爭來求覓於臣，事極未安。且今日走回人等，皆言窟中諸賊，方造高梯，欲爲宵遁云。而藍江賊船進退無常，雨勢夜猶未止，提督恐有夜中衝突之患，三協軍兵方爲結陣待變事。啓下備邊司。(卷九十六葉五至七)

(14)丁酉十二月二十七日成貼，經理接伴使李德馨都元帥權慄馳啓：昨日接戰節次，則已爲馳啓矣。自夕時爲始，下雨達夜不霽，臣德馨平明進候經理帳幕外，經理與提督同立，得逃出被擄人四名，盤問說稱：城中無糧，無井水，賊徒或喫收拾燒米，夜來下雨，多以單衣紙帳(疑張)濡雨，而取汁飲之。且言清正等，以棄西生而來此，深恨云云。經理問其姓名居住，送于臣德馨，使之看護收活。又謂臣等曰：朝鮮進戰，以助聲勢，雖不能攻城，頗爲可嘉。今日亦放砲馳馬，使賊連放鳥銃，不得休息。又四面呼出被擄人，使之速爲出來。辰時，船上之賊前迫江岸，漸向上流，經理與提督傳令督戰，又令本國兵作速作圍城之狀，經理提督則率標下兵上賊窟對峰，浙兵與船上之賊，大戰良久，兩邊砲響連結，賊多中傷却退。又倭賊數人於竹竿插書，執旗下城，經理走人取看，則乃清正副將送于兵使者，而說稱：清正在西生，小將等在此，差朝鮮一將，同我往西生講好，則兩國之人不至多死云云。經理卽還送，而諭之曰：清正若來降，則不當(疑但)一城之人並免死，當奏除官厚賞，天朝決不負信義云云。並與令箭送賊中。賊徒留令箭，答說：清正在西生浦，少開南面一路，則急速馳去前說云云。經理仍招各營諸將商議軍事，又招臣德馨謂曰：三協人馬俱困餒，朝鮮兵無用者，除出刈草，以給各營云云。經理提督還于下營處，構草房爲住宿之計，距賊窟僅一里許。申時，經理出憲牌，令金應瑞帶降倭送于賊中，開諭禍福。令通事宋業男分付曰：今夜虜賊有奸計，我兵各營申勅以待，朝鮮兵馬亦申嚴安派，使無違誤，說與金應瑞帶降倭終夜巡邏，倭賊出城者，招諭以來云云。又連得被擄人盤問，則清正及其子與他倭將，俱在城中云。賊之說在西生浦者，

乃是訛言。且經理勞苦之狀，有難盡言，而問安使臣尙不來到，至爲未安事。啓下備邊司。(卷九十六葉七)

- (15)正月癸巳(初七日)，丁酉十二月二十九日成貼，經理接伴使李德馨都元帥權慄馳啓：去夜爲始，西風大作，天氣甚寒，浙兵圍守江岸，其苦尤甚。平明，經理謂臣等曰：今日風勢好，欲多備柴木，乘風縱火，以燒賊幕。遂令三協兵馬，及我兵採辦柴草。午後，藍江賊船二十六隻，順流而上，至賊窟相望處，賊將一人，率從倭等五六人出城外，呼喚船上之賊，天兵多放火炮，申末，賊船退去。經理令天兵及我兵，持挨牌及草束，遮擁前進，欲薄城放火，而賊窟銃丸如雨，纔進木柵外，不得更進。昏後，各兵更欲前進，而賊放火炮，諸軍退縮。經理與提督還于營幕，經理令各兵設草房，圍住而下營，令臣等催運糧餉，爲久住之計。而夜半倭賊數十餘人潛出，吳副總理伏剿殺，斬首六級，餘賊傷鎗遁入，右協軍又生擒一倭事。啓下備邊司。

(卷九十六葉八)

- (16)正月乙未(初九日)，是夜二更，分戶曹參議李時發在忠州馳啓曰：當日有薊鎮巡撫衙門差官，自南邊來，過謂吳經歷曰：天兵圍島山十日，不得破，而救援倭船，多數來泊，故不得已，初四日解圍撤兵，回到慶州云。(卷九十六葉九)

- (17)正月丙申(初十日)，丁酉十二月十三日(疑誤)成貼，接伴使尹洞忠清道節度使李時言馳啓：本月二十四日平明，總兵偕高都督進兵，距蔚山十餘里駐兵，聞左協之軍，已爲接戰，問于總兵，則曰：賊有四營，已破東營，諸營之賊，今日必遁云。臣等親進賊營五里許牛巖山上望見，則外城已破，但山上有小城甚爲堅固，諸軍不能進。午後，盡招中協之兵進來，而日暮不剋(疑克)接戰。二十五日早朝，諸軍四面薄城，賊無數放丸，天兵及我軍多數死傷，而無登城破城之具，俄而退兵。二十六日，楊經理招都元帥權慄語之曰：今日欲休天兵，令本國進攻云。故權慄督諸軍進薄，賊放丸如雨，兵多死傷而退。自二十六日夕下雨，至二十七日，終日風雨，諸軍冒雨進攻。二十八日亦爲進兵，死傷如前。二十九日，欲聚柴草焚燒賊營，而天兵及我軍

死傷甚衆，不能進到城下，夜二更退來。且賊船或三十餘隻，或二十五六隻，日日上來藍江，相與放丸，日夕則退去，蓋欲引出城內之賊，而諸軍嚴兵待之，故徊徨而退。二十九日夜，有小船上來，賊徒三十餘名，出到江邊，欲乘船遁去，右協及吳副總諸軍斃殺，右協斬一級，吳軍斬六級，餘賊盡爲傷鎗，還遁入城。近來捕得倭子問之，則清賊入在城中云。我國被擄男女六七人，出來問之，則城中無糧無井，賊卒乘夜下城，收拾燒米而食，城外井泉，皆已填塞，賊徒無器，以小鉢取水而飲，或以衣濕水而嚙之云。三十日，倭賊投書云：欲爲講和，而城中未有知文字者，船上有僧，若使出送，則欲修和書云。觀其賊勢，似甚窮蹙，而城子險固，未易攻破。諸軍糧餉不敷，極爲可慮，欲待事畢後馳啓，而勢如此，未易完了，姑爲先啓。

(卷九十六葉九至十)

- (18)正月庚子(十四日)，解副總生接伴使戶曹參議宋淳啓曰：蔚山之賊，被圍日久，援船多來泊，又於賊窟迤西遠山山上，盛張旗幟以助聲勢，正月初三日夜間，喧說賊船下陸，而唐軍卒然解圍，一時移陣。初四日朝，諸軍馬鳥驚魚駭，達夜奔潰，俱棄器械，狼籍原陸。臣失副總所在，追至安東，亦不相逢，姑留待候副總之行。而以天將接伴之臣，奉使無狀，至於相失，措躬無地，席藁待罪耳。(卷九十六葉十三)

- (19)正月初一日成貼，提督接伴使張雲翼馳啓：本月二十九日以前事，則已爲十五度馳啓矣。二十九日夕，經理提督令唐兵及我軍，多備柴草木防牌，欲乘夜燒營，而賊已知，多放鳥銃，不得已，又爲退陣。三十日，清正送書於經理，欲爲講和，經理答以渠若出來，面求生活，則俺當赦之云。清正又答曰：麻老爺以戰爲主，必不見我，楊老爺若求相見於中路，則當於明日午則去拜云。故經理欲引出計擒云云矣。去夜倭賊三十餘，欲汲水出城，金應瑞與降倭設伏，擒五名，斬五級。問於降倭，則曰：城中無糧無水，而大將則金哥清正等六將方在軍，卒則萬餘名，而皆飢瘡不合戰用，精兵未滿千名云。大槩與賊相持，馬不喫草已九日，唐馬倒死者千餘匹，軍兵亦皆飢凍，倘有外援，則事極可虞事，啓下備邊司。(卷九十六葉十三至十四)

(20)正月初四日成貼，李副總接伴使李德悅狀啓，本月初一日，賊勢及戰攻形正大槩馳啓矣。初三日，臣以副總前歲謁陣中進去，則西生之賊，不知其數，從陸路來陣於賊城五里許西江越邊，李副總解總兵等唐將及兵使等軍，拒守江灘。初四日至曉頭，唐兵無禦丸器械，肉薄攻城之際，賊放丸如雨，發無不中，唐兵中丸者幾至五百，竟不得登城，辰時罷陣。經理提督相議旋師，向慶州。圍賊城十餘日，清正朝夕且降，或可就擒，而天將以軍兵多死，攻城無策，愴然意沮，不意舉軍撤回，人情驚解失望，無生之氣。加以賊船多數添泊，陸賊且逼，清正若一時糾合，反有進躡之計，則變且不測，尤爲危懼罔極事，啓下備邊司。(卷九十六葉十四)

(21)正月辛丑(十五日)，政院啓曰：不幸大軍今已撤還，國事將去，號咷何極。而況京城糧餉，未滿旬日之食，目下所切急者，惟當灌輸米豆，以爲支撐之計。而內外潰裂，未易運到，罔極之事，迫在呼吸之頃。苟有益於軍兵，則雖手足拮据，零星湊合，猶勝於拱手立視，自底焦煎之境。請令備邊司廣加講議，如有一毫可補之事，勿拘常規，別樣處置，作急稟斷。(卷九十六葉十四)

(22)正月初六日成貼，經理接伴使李德馨馳啓：天兵是役也，前後上陣死傷，通考查報實數，則死者幾七百，傷者又三千餘人，將官則陳遊擊寅楊遊擊萬金陳遊擊愚冲，並中鐵丸。初四日捲退時，箭灘掩殺浙兵及祖承訓馬兵，則時未查實數，我兵前後死傷，則臣分付各陣諸將，一一查報於都元帥，使之開錄啓達，此則權慄自當狀啓矣。(卷九十六葉十四)

(23)正月壬寅(十六日)，忠清道節度使李時言慶尙左道節度使成允文馳啓曰：臣等將前月二十三日協隨天兵蔚山賊窟接戰形勢，及二十七日再戰緣由，已爲馳報於都元帥權慄矣。當今月初二日，西生浦等處之賊，多數出來，于相望遙峰，多張旗幟。而初三日遙峰之賊，漸漸流來，或飛揚於賊壘越郊，或列立於箭灘之南山。又以精兵五六十下山底，而天兵不敢逼，一度相戰，均解而退。山頂之賊，建旗屯宿，臣等亦以都元帥分付，亦爲領兵邀截于箭灘。其夜天兵且欲攻城，造火炬，四圍而進，始自子夜，天明乃罷，而賊丸如雨，死傷甚衆，無一人抵城者。初四日早朝，遙峰及山內之賊，各負五色之

旗，添於山頂之賊，迤峰十里，接肩而立，然其衆多，不過數三千，山內之賊，亦不過數萬，假使衝突而相戰於平原，則蹂躪可滅。而自午後，箭灘把守騎馬等，稍稍流下，圍賊右協之兵，漸次解出，賊船數十，列泊於岸，或有下陸者，而亦不驅逐，殆盡解出，亦無伏兵之地。令人望見，則天將所住，處處起火，皆是燒藥之氣，而疫病之留陣者，叫呼之聲動地，然後始知天將之退兵，先將步軍流出，自領騎兵殿後而退。箭灘把守浙江步兵及騎兵，亦不知其將之已退，終乃蒼黃顛倒而走，山頂之賊魚貫而下，一時廝殺，步軍生還者無多，而騎兵之被死者，亦不知其幾，或棄甲卸胄，赤身而出，我軍死傷者亦衆。堂堂大勢，頃刻摧折，已死之賊，反肆兇毒，誠可痛哭。臣等以都體察使分付，據住慶州待變，而一道之中可當一隅者，慶蔚數邑之兵，而盡死於柴牌之戰，責出軍糧者，安東等六七邑之民，而力竭於輸輓之役，後日之事，無復可望，罔知所措事，啓下備邊司。(卷九十六葉十五)

- (24)副總李如梅接伴使李德悅馳啓曰：本月初四日，各營回軍事，則已爲馳啓矣。當日諸軍撤還之際，水陸倭賊合兵追擊，至于三十里之外，唐軍死者無數，或云三千，或云四千，其中盧參將一軍，則以在後，幾盡覆沒云。而軍中諱言，時未知其的數矣。大抵無端撤軍，賊乘其後，蒼黃奔北，自取敗衄，弓矢鎧仗，投棄盈路，以資藉寇，安有如此痛哭之事，言之無及。李副總則斬其追賊數級，而賊乃少退，當其前月二十三日，以前鋒斬獲最多，二十四日先登陷城，二十五日撞破賊船十餘隻，本月初三日擊走江灘之賊，左協前後斬賊六百九十餘級云矣。回還之軍，則無復隊伍，任其行止，遍入村落，搜索民財，強迫村婦，至有殺人者，有同經賊，吾民不幸，一至於此。有村嫗呼泣而言曰：忍飢舂米，以供軍餉，冀見平賊之日，而今反如此，更望得生之路乎？聞之不覺淚下。下副總時留安東，姑歇軍馬，四五日上京云云事，啓下備邊司。(卷九十六葉十五至十六)

- (25)正月丙午(二十日)，上幸陳遊擊寅館處接見。上曰：以小邦之故，風雪遠路，親冒矢石，以致重傷，不知所言。遊擊曰：上年蔚山之役，至十二月二十三日，騎兵先到，攻破蔚山外柵，翌日俺領步兵，共破內木柵三重，至窟

下城堅，攻之未易下，欲以積草而焚之，人持一束而上，銃丸如雨，近者輒倒，無敢撲滅者，欲以大碗撞破，而城高勢仰，不得使技。俺謂楊麻兩爺曰：看今日之勢，似難輕舉，徐俟大軍齊到，一舉而蹂躪之。經理曰：當攻外城之時，汝既先登，汝軍之勇健，冠於諸軍，須急攻勿失也。俺遂唾掌奮銳，賈勇先登，賊丸中齒，而少無怖心，益勵士卒，鷹揚鶻擊，而丸又中腿，隔於超距，遂乃退步，思之至今，不勝忸怩。上曰：往者之役，威聲振海，清賊雖幸免死，賊徒皆已褫魄，將來之役，必不血刃而罷，小邦之再造，秋毫皆皇上之恩，而大人且以小邦之故，冒萬死，衝矢石，致傷膚體，不勝感激未安之至。遊擊曰：是乃分內事，不須致慰。俺初到安東，聞邑主輸穀於倭營，以爲實然而疑之，攻破蔚山之後，見其倭糧，皆是賊土山稻，而無朝鮮之米，始覺其非實也。俺行軍上下時，厥倅盡力支供，且其救療，極爲誠意，甚可嘉也。上曰：我國人臣，豈有齎糧於盜者，無是理也。今日之役，大人詳看賊勢，未知難耶，易耶？前頭之事，以何策而應之？遊擊曰：彼賊不足畏也，不足慮也，只以入據窟中，故攻之未易也，若出於平原曠野，則以輕騎鐵馬，四面衝之，列砲利刃，回薄驅之，芟之刈之，有如薙草，而無難矣。故俺方圍蔚山之時，送言于清賊曰：汝有長技，則當與我出戰，何潛伏一窟中爲？賊終慙伏不敢出一步，彼其勢蹙力屈故也。且曰：俺曾聞朝鮮兵馬愀懦無用，今試於戰場，則甚銳且勇，真勁卒也，但用之不得其道，故不致力於戎陣之間矣。夫中原之用兵也，士斬一級，則賞以銀六十兩，以加爵命寵褒之，未知朝鮮用何賞，褒何爵？行則負擔，止則炊飯，勞苦百狀，未見安逸，其何以鼓舞士氣，樂赴死地，而賈勇先登乎？且曰：環朝鮮一國，括出兵額，則其數幾何？上曰：八道之兵，當初盡括，多死於干戈，餘存者不敷，而今又蔚山之役，精銳盡殲，餘者無幾矣。遊擊曰：以朝鮮兵一萬，添天兵一萬，俺爲師帥，而屯於要害，無事則或練習，或屯田，有事則防禦其衝突，徐看時勢而圖之，賊無不勝。今雖欲卽爲更舉，朝鮮無糧餉以繼，奈何？上顧謂承旨曰：觀此意思，蓋欲屯田持久之計也。予曾以此計傳教於政院矣。左副承旨鄭經世啓曰：曩在蔚山接戰之日，楊麻兩大

人，皆稱士兵之善戰也。上曰：唐兵方其攻石窟時，無蔽身之具，徒手搏戰乎？鄭經世曰：唐人別無掩身之物，徒以赤身而當鐵丸，以此多致死傷矣。上曰：是所謂如以肉齒利劍，身無掩蔽之物，而頓至堅城之下，安能致舉山壓卵之勢也。遊擊曰：本國有狼筈矛槍諸軍器乎？以此兵器，次次而行軍，則首末相仍，緩急得中，遇敵不散，攻敵易摧也。國王誠以五千人付之於我，則我當訓練而服用之，事畢之後，亦當以五千人還之，而無一人死傷者耳。當今之計，得本土之兵，添用於天兵之數，或屯田，或組練，以爲長久之計。當初楊麻大人不用吾計，故致有今日之誤事也。上曰：大人爲小邦，有屯田組練之策，計實勝也，慮實長也，多謝多謝。上請行茶禮。遊擊曰：清正之兵稍張，而行長之軍不甚勁銳，當連船來救之際，欲爲繞出軍後之計，且進且退，勢若登岸，俺初以大砲撞破一船而沉之，賊猶不退，又撞破一船，須臾二船繼破之，賊乃退遁，更無向岸之意，賊若有飛渡之勇，殊死之力，則豈以此三船之破而退北乎？以此知其賊之無能爲也。且曰：雖云朝鮮兵善於北走，而北兵之奔潰，尤甚於朝鮮，且擾害村落，無所不至，朝鮮之民，何辜何罪，可憐可憐，大槩天朝本欲來救朝鮮，而反擾朝鮮，至於此極，安有救之之意乎？上曰：大人爲小邦憂慮，見於色發於言如此，不勝感激。遊擊曰：欲得紙卷以爲衲衣，以給吾軍，用於戰場，勿論休紙，廣求八道以足於用。上曰：以紙作衣，可以禦丸乎？遊擊曰：甚好矣。因出示曾造紙甲曰：依此樣造著，則大小丸皆不得入矣。濡水而衣，則禦丸尤妙矣。作衣之法，先以紙厚鋪，以三升布著內外，以紙繩盤結，如榛子大，或如栗子大，簇簇相襯，而穿之以繩，束結之於衣內，若以雪綿子間紙鋪之，則尤妙矣。且曰：後日禦倭之策，不須攻城，俟其出城而掩擊之，則蔑不勝矣。吾自年十七八歲從事於討倭，今至四十餘年，豈不知倭情乎？倭賊不足畏也。上曰：大人曾屬戚總兵軍中乎？遊擊曰：戚繼光時，吾年尙幼，未及從軍，與劉綎父親從事，而亦與俞大猷同行於戎陣之間，俞公之文武兼材，當時之人極稱之。且曰：倭賊若寇於浙江，無一人生還者，蓋以浙江之兵，勇於戰鬪，爭先殺賊，知進而不知退故也。俺雖有病，今若有急，即可躍馬馳突，

少不辭難矣。上曰：聞大人攻蔚山之時，勇激三軍，志烈萬夫，一叫先登，羣醜靡然，小邦之人，皆服大人之雄風矣。遊擊曰：安東榮川兩太守，盡力於天兵之支供，厥功最大，須用褒獎，使之激厲。通事吳廷福，追行不離，接伴官長在左右，哨官等同其死生，亦須獎賞，以酬其勞。上曰：如教。遊擊曰：榮川儒生無少無大，親爲負戴以輸糧餉，榮川何等地方，而太守最賢，人民亦賢，俺中丸來時，非但人人皆來致慰，稚儒少士，亦來而悲傷，誠可嘉也。且距都門三十里，有館里焉，欲爲投宿，人爭迎待，以爲天朝大人中傷而來，極力厚待，皆體國王盛意也。上曰：小邦以不得竭力支持，上下憂慮，而大人如是教之，多謝多謝。遊擊曰：如此仁風厚俗，若不一一通之於國王，緣何知有此等好箇人也。仍謝曰：氣惱，請罷酒禮。上曰：恐傷瘡處，不敢強請。遊擊曰：俺在中路，屢遺衣服，罔知所報。上呈禮單。遂相揖而出。（卷九十六葉十九至二十一）

(26) 正月己酉（二十三日），經理接伴使吏曹判書李德馨啓曰：吳總兵獲倭賊細作人，經理拿來親問，則說稱：前日倭賊救島山之兵，非是真倭，乃高麗人數千，協同倭子數百，多張旗幟，以張聲勢。船上之賊，則大船所載倭子僅五六人，其餘皆是高麗人云云。經理反覆審問，乃曰：高麗可惡。顧謂甯國胤曰：我今欲催各營兵再攻島山。國胤曰：人困馬疲，以此兵何能再舉乎？經理怒罵曰：將官無一人，你亦說道如是耶？……（卷九十六葉二十六至二十七）

(27) 都元帥知中樞府事權慄狀啓曰：蔚山內窟之賊，如前屯據，而刈草倭子一名，獲來推問，則當清正被圍之時，清正請諸陣來援，各處之賊，皆會于蔚山，望見天兵軍威甚盛，衆賊皆以爲難犯，不可輕動之際，天兵先自解圍。諸賊致慰清賊曰：脫圍得生，不勝欣賀。諸陣之賊，各還其窟，而今年則仍據窟穴，而不爲衝犯云矣。（卷九十六葉二十七）

讀上列史料，特別是宣錄，再據明史楊鎬傳及日本外史兩書，錄其有關者如次，以爲質證之用。

(甲) 明史楊鎬傳於「倭乃退屯蔚山下」，書曰：

（萬曆二十五年）十二月，鎬會總督邢玠提督麻貴，議進兵方略，分四萬人爲

三協，副將高策將中軍，李如梅將左，李芳春解生將右，合攻蔚山。先以少兵嘗賊，賊出戰大敗，悉奔據島山，結三柵城外以自固。鎬官遼東時，與如梅深相得，及是遊擊陳寅連破賊二柵，第三柵垂拔矣，鎬以如梅未至，不欲寅功出其上，遽鳴金收軍，賊乃閉城不出，堅守以待援。官兵四面圍之，地泥淖，且時際窮冬，風雪裂膚，士無固志，賊日夜發礮，用藥煮彈，遇者輒死，官兵攻圍十日，不能下，賊知官兵懈，詭乞降以緩之。明年正月二日，行長救兵驟至，鎬大懼，狼狽先奔，諸軍繼之，賊前襲擊，死者無算，副將吳惟忠，遊擊茅國器斷後，賊乃還，輜重多喪失。是役也，謀之經年，傾海內全力，合朝鮮通國之衆，委棄於一旦，舉朝嗟恨。鎬既奔，挈貴奔趨慶州，懼賊乘襲，盡撤兵還王京，與總督玠詭以捷聞。諸營上軍籍，死亡殆二萬，鎬大怒，屏不奏，止稱百餘人。鎬遭父喪，詔奪情視事。御史汪先岸，嘗劾其他罪，閣臣庇之，擬旨褒美，旨久不下。贊畫主事丁應泰，聞鎬敗，詣鎬咨後計，鎬示以張位沈一貫手書，並所擬未下旨，揚揚詡功伐。應泰憤，抗疏盡列敗狀，言鎬當罪者二十八，可羞者十，竝劾位一貫扶同作奸。帝震怒，欲行法，首輔趙志臯營救，乃罷鎬，令聽勘，以天津巡撫萬世德代之。已，東征事竣，給事中楊應文敍鎬功，詔許復用。

(乙)日本外史慶長二年書：

十一月，邢玠入韓，聚議都城，以爲和兵持重，若待秀吉親濟者，其志不在小，宜及今擊之。會明諸道募兵皆至，乃分爲三，李如梅將左軍，高策將中軍，李芳春解生將右軍，明三十三將與韓七將，分屬三軍，以楊鎬麻貴統之，糧餉火器皆極豐備，期以十二月進攻焉。我諸將聞之，益修城壘，清正巡視西生諸寨，而留裨將加藤清兵衛，與毛利氏援卒，俱修蔚山。明諸將議曰：秀吉諸將，清正最勇悍，先克清正，則餘從風解。乃聲向順天，以牽行長，而諸軍會慶州，留高策于彥陽，以絕釜山援路，而李如梅解生等，皆萃于蔚山。蔚山土木未竣，其役卒駭明軍至，入告清兵衛，清兵衛出戰，陷伏大敗，入城嬰守。淺野左京大夫，率毛利氏將太田政信，穴戶元繼等，將往蔚山監役，行至彥陽，與高策夾嶺而舍，未相知也。比曉，我斥兵上嶺，爲

明先鋒所獲，我軍乃覺。政信元繼說曰：衆寡懸絕，不若疾走入蔚山也。大夫曰：幸長提兵至此，未覩明人之旗而逃，何面目復見太閤哉？公等欲走即走，吾當死於此矣。乃遣其將太田、岡野、龜田、森島四人，率銃隊進，逆擊明先鋒，卻之，大夫在高阜，望見策軍踰嶺也，恐其戰沒，使人召還之，不肯，奮擊斃數百人而死之，獨龜田脫歸，獻所獲甲首，且曰：明兵之衆，望之無際，諸君速退。大夫怒曰：吾豈聞衆而退哉？自揚徽號，麾衆而進，將士觀之，爭赴明軍，大夫身被十餘創，猶進不已，龜田力諫，使二從士回其轡，而以刀鞘鞭馬，馬奔蔚山，策兵追躡，岡田某，福永某，返戰而死。清兵衛望見，出城迎入，元繼爲明軍所隔，自間路入島山，島山，蔚山別堡也。時楊鎬李如梅等，已被蔚山外郭，大夫代清正率將士，嬰壁守之。明兵以大夫爲清正也，欲必獲之，攻擊甚急，大夫自放銃，無不命中，時開門突戰，殺傷過當。二城之間有川，李芳春解生泛兵艦以絕之，城兵銃破其五艘，溺數千人，而敵勢不衰。麻貴，茅國器鼓衆攀壁，前者墜，後者登，晝夜不歇。城兵欲告急於清正，清正時在機張，相去三日程，敵兵充塞道路，大夫曰：誰可往乎？近臣木村某，奮請往，大夫壯之，予以善馬，已出門，明兵磨集，木村一騎馳突萬衆中，一日一夜達機張，見清正告急。清正大驚，投袂而起，左右或止之曰：蔚山以孤城當大敵之衝，而我寡兵援之，終不能保，不若棄之也。清正曰：彈正囑我曰：緩急幸援我兒，今餒之敵，何以立天下？乃率見兵五百人，人負糧食，登舟赴援，與明候船戰江中，走之，清正自蒙銀兜鍪，杖薙刀，立船首，指麾士卒，明韓諸軍指目，莫敢近者。遂入蔚山。鎬貴謂將士曰：清正定入城矣，猶檻虎而刺之也。明日，合諸軍蟻附而上，清正令士卒，投大石巨材，擊却之。卽夜，與數百騎襲明軍，大獲而還。敵更起飛樓，以火筒佛郎機，百道竝攻，城壘震裂，清正與大夫堅守不屈。鎬貴知其不可力取，乃下令休戰，合圍十晝夜，斷我汲道，城兵飢渴，皆嚙紙，煎壁土，刺馬飲其血，馬盡，乃飲溺。夜出城外，搜明人尸，取其所佩糗糧牛炙食之。天大雪，士卒瘡痍，有墜指者，而清正意氣自若，益修戰具，用銃及紙礮，日斃明兵數百千人。鎬貴夜設伏，而曉焚營

退走數里，以誘城兵。城兵欲追，清正不許，曰：彼舉火以退，退不設殿，不以夜而以曉，是將誘我而殲之也。久之，明伏稍稍出，終復圍之。浮田氏卒有亡在明軍者，呼語城上人曰：楊經理願媾和，欲與加藤公面議之，期城外百步相見。清正欲往，大夫曰：敵情不可測；公受太閤命，爲一方重寄，勿輕出貽笑外國，雖然，不出示之怯也，度彼未識公面，僕請爲公代行。衆遂兩止之，故紓會期，以俟我援兵至。黑田孝高在梁山，使使告釜山曰：蔚山急矣，卽陷，諸城隨之，不可不趣援。諸將然之。豐臣秀秋、毛利秀元、黑田長政、加藤嘉明、森忠政、須賀家政、藤田高虎、其子高良、脇坂安治等，將騎卒五萬，自彥陽 昌原，分道赴援，而行長自海上會之。三年正月，秀秋等至彥陽，擊破高策，與昌源軍皆赴蔚山，行長益裝空艦，蔽海而至。楊鎬聞我軍自三面至，挺身先遁，麻貴解生等乘夜解圍。長政使後藤基次晨出候軍，得一馬蹏于水涯，返報曰：是日本制，我兵已有騎渡者，不可後矣。長政卽馳躡明軍，藤堂高良等揮槍繼之，清正與大夫，乃開門合擊，敵衆崩駭。獨其將吳惟忠 茅國器殿而回戰，吉川廣家奮擊走之。明軍大走，遺棄糧仗蔽野。諸將之救蔚山也，明候我空虛，一軍襲梁山，爲黑田孝高擊却之，一軍襲釜山，浮田秀家使立花宗茂邀于般丹，燒而走之。明主得蔚山敗聞，與其下議曰：是役也，謀之經年，傾海內力，加以全韓之兵，期於必克，今乃如此，罪當歸經理。乃罷楊鎬，以萬世德代之。（卷九十六葉二十四至二十七）

讀日本外史，他不細論，但就其結論觀之：「是役也，謀之經年，傾海內力，加以全韓之兵，期於必克，今乃如此。」此一結論，看來似係外史之胡說，然考其語氣，則有明史爲之底本也。如鎬傳書曰：「是役也，謀之經年，傾海內力，合朝鮮通國之衆，委棄於一旦，舉朝嗟恨。」據此，可見外史作者，其對於明史的抄襲，自是真實之事。實際明史之失言，固又經常多有之，比如前引結論，不外完全爲妄說之類：

（一）所謂「海內全力」四字，參鎬傳頭辭，則爲「分四萬人爲三協」而已。考丁酉倭禍，明援韓兵力僅止此數耶？不知四萬人之外，還有許多水陸軍兵，正在途中，正源源而來，據中興志，合爲十四萬二千有餘矣。大兵未齊，而楊鎬之先爲發動者，

抑又何耶？揆其當日方略，不外爲棋先一著而已。如宣錄卷九十九葉三十五有云：「上曰運糧而後發兵可也，不料事勢，先發大兵，用兵豈如是耶？」李憲國曰：事勢則然矣。然大兵不下，賊必先動。」據此：則楊鎬之進攻島山，無可非議，蓋曰使島山若下，則其他梁山、釜山、西生浦各陣倭營，俱不難一掃而空，參外史，亦已明言之。所可惜者，只是天時難測，當倭賊瀕於必敗之際，連日大雨，救了倭衆，此正楊鎬之所不料也。

(二)「合朝鮮通國之衆」，此一語，特別是「通國之衆」四字，看來其數甚大，然究竟言之，殆又由于明史之胡說，如宣錄卷九十四葉十四書：

（丁酉）十一月丁酉（初十日），天將南下時，以我國兵馬分屬三營協隨天將：一營，忠清道兵馬節度使李時言領二千兵，以平安道二千員名屬焉。二營，慶尙左道兵馬節度使成允文領二千兵，以防禦使權應銖兵二百員名、慶州府尹朴毅長領一千兵、咸鏡江原等道兵二千員名屬焉。三營，慶尙右道節度使鄭起龍領一千兵，以黃海道兵二千員名、慶尙道防禦使高彥伯兵三百員名屬焉。

此所調各道之兵，凡一萬二千五百員名。厥後戊戌二月二十六日辛巳，經理楊鎬更爲證實之，如宣錄卷九十七葉四十書：「經理謂李德馨曰：你國兵，前言四萬五萬，而島山舉事，見得不止一萬，不爲花名，而開總數者，皆虛事也。」光濤按，朝鮮嘗自稱「我國本是無兵之國」，以「無兵之國」，倉促之間，乃能湊集「不止一萬」之多，配合天兵以擊倭，可謂拮据盡力矣。所以關於朝鮮兵力之或多或少，原可不必計較，只是明史所說的「合朝鮮通國之衆」，不免有張皇其辭之弊，不得不特別拈出說明，那就是說，所謂「通國之衆」，宣錄固記之甚悉，總共僅只一萬二千五百人，而明史之所云云，則失之稽考，不外撫拾明人之一虛言而已。

再，明史的虛言，還有更大的二則，亦須爲之辨明：

一 鎬傳云：「諸營土軍籍，死亡殆二萬。」按，這一死亡，揆之前文「分四萬人爲三協」之處，不折不扣殆爲損失半數，損失如其大，則其時明兵幾幾乎不能成軍矣，茲檢宣錄卷九十七葉六，則又不然，旋即派分各地駐防的：

戊戌二月戊午（初三日），軍門派分軍馬，使之速赴信地，副總兵李芳春、遊擊牛伯英、盧得功各原部兵馬，分住安東。遊擊葉邦榮原部官兵，分住龍宮。副總兵吳惟忠原部官兵，分住忠州。遊擊陳愚聞原部官兵，分住水原。遊擊藍芳威原部官兵，分住稷山。參將李寧，原部兵馬分住忠州。遊擊董正誼、柴登科、秦得貴原部兵馬，分住全州。遊擊擺賽原部兵馬，分住安城。遊擊季金原部官兵，回營另聽調遣，俟藍芳威、李宣、擺賽兵到，方許歸營。王京住兵，俱限初八日起行。

此分派各軍，參宣錄卷九十七葉十四，曾記其總數有曰：

戊戌二月丁未（二十二日），備邊司啓曰：今見經理咨文，三路分兵之數甚多，糧餉接濟，極爲悶迫。全羅道則分派之軍不至甚多，慶尙道則馬步兵至於三萬八千五百，而馬數亦至於二萬六千……

由此史文，其所云全羅道分派之軍，以及慶尙道之三萬八千五百，合而言之，多多少少，是有伸縮性的，總之，明兵的大勢依然，而二萬人之死亡，當係虛說，是固無可置疑的。討論至此，偶檢萬錄（吳興嘉業堂本，亦即明抄本，其中頗多李遜之之用硃筆所寫的意見。又所謂李遜之，是否有誤，抑係其父應昇，待查。又嘉業堂本，江蘇圖書館曾傳抄一分，梁鴻志所影印的即江蘇圖書館本。）二十五年十二月丙戌，「先是十一月乙卯經略邢玠抵王京議進剿」條（全文凡五百四十二字，比條北平圖書館本全漏去，廣方言館本只錄下段，僅一百六十二字。），其眉批有云：「此皆玠鎬飾詞，實大敗於蔚山，死者二萬人。」據此，則明史之虛說，當係受了眉批的影響，不可不注意。此外，還有眉批關於「實大敗於蔚山」，亦爲明季士夫相傳的妄說。所幸朝鮮漢江那邊有「京觀」，使明人當日的勝捷，永有辭於東國，有如宣錄卷九十七葉三十七書：

戊戌二月己卯（二十四日），政院以御史接待都監言啓曰：御史驗功時所驗首級，令積置訓練院前，積薪燒火，已燒之後，將其燒灰，埋于漢江那邊，作京觀狀，削白木作標，書其上曰：某年某月某處勝捷時所斬首級埋置處云。即定都監考喧聽用官，令該司運納燒木，使之監燒，而今已畢燒云。此灰令漢城府郎廳，率當部官員，令兵曹運灰馬子掘墳，築土軍人定送，使之依分付埋置，作塚立標，何如？傳曰：依啓。

曰「某年某月某處勝捷時所斬首級埋置處云」，則蔚山所有大捷之狀，即此可見一般，而明兵之貢獻於東國者，可謂大矣。反之，其在明士夫之浪說，竟顛倒是非，指大捷爲大敗，是則尙得謂有良心耶？

二

鎬傳云：「賊閉城待援，官兵四面圍之，地泥淖，且時際窮冬，風雪裂膚，士無固志。」此一則，看來似無可議，然如細心讀之，則又大有問題。比如說，所謂「地泥淖」，是否由于連日大雨而泥淖；上文則未之言也。又有謂「風雪裂膚」，特別是「雪」字，檢宣錄，其時蔚山只有下雨而並無下雪之事，如戊戌二月初八日癸亥，麻提督面語國王有曰：

去冬十二月二十三、四日之戰，非諸將不用命，地勢非如平地，城塹高險，鐵丸如雨，不知所從而來，人輒麻仆。天且二日連雨，士馬立於泥淖中，飢餒且疲，茲以退來。此乃接伴陪臣及諸將官所親見，其間曲折，無不知之，不須更言。

按，島山之戰，麻貴爲大將，且嘗身先士卒矣，故其所言，皆順理成章，讀之極其自然。這一談話，比之明史關於什麼「地泥淖，風雪裂膚」之所云云爲何如？我想，後者正又明史之一胡說而已。所以明史一書，胡說已爲通病，不必深論，然如不幸，一旦而爲敵國所利用，則其情節又不尋常了。比如日本外史罷，其記島山之役，便是儘量利用明史之錯誤，於下雨則諱而不言，乃竟明目張膽曰：「天大雪」。這一書法，不注意則不難輕輕放過，一注意，則有千斤之重，其在當年英勇作戰的明兵言之，實爲萬古共同蒙羞的恥辱。我想，讀者當知道，中國古代作戰，帶雪行軍，本是常事，例如唐朝李愬之生擒蔡州吳元濟，便是乘雪夜而致勝的。今者島山之役，果真不是下雨而是「天大雪」，則明兵之生擒島山清正輩，可能不難與李愬比美。所以關於外史之書「天大雪」，一面又更在那裏形容明兵之連戰連敗，而不能利用大雪天致勝，顯見明兵遠非倭兵之敵，是即外史之用意也。不知明兵原有可勝之道，只因「二日連雨，士馬立於泥淖中」，才致不利而退的。而我在前面所說的「大雨救了倭衆」，即此。

其實當時倭中亦有自知之明，認爲「天兵勢大，難以支吾」矣。如宣錄卷一〇一葉六，戊戌六月戊午（初五日）書：

經理都監招被擄人趙禮問之，則賊中皆曰：島山之戰，雖無勝負，天兵勢大，難以支吾，皆有恐懼之色。

至「難以支吾」的實證，參中興誌，有「戊戌九月麻貴破平清正於蔚山」之一記錄，可以見之，如是條小字書曰：

貴至慶州，令解生等以六千人先發，解生直抵島山，敗賊兵十餘人於柵外。二十二日甲辰，貴領大軍至島山下，選精騎挑戰，清正乍出乍入，已而大出合戰，千總麻雲以二百餘騎出其不意橫衝之，賊大駭奔迸，溺水死者甚衆。天兵乘勝奪外柵，盡燒房屋糧草，賊入保內城，放丸如雨，天兵不能近，貴日出遊兵挑戰，或變陣佯退，而清正終不出。（下冊葉五十八至五十九）

曰「清正終不出」，則清正之恐懼可知。據此，則關於被擄人趙禮之報導，其曰「皆有恐懼之色」，當係倭營之實錄。有此實錄，則倭之必敗，已成必然之勢了。又，此次麻貴之再攻蔚山，乃楊鎬去後另一部署，時水陸軍兵齊集，由經略邢玠運籌一切，如中興誌戊戌九月「邢玠分諸將四路征倭」條，其小字有曰：

邢玠分割兵將，四路進兵，使麻貴主東路攻蔚山，董一元主中路攻泗川，劉綎主西路，陳璘主水路，協攻順天，刻日並進兵，合十四萬二千七百餘人。權慄、李光岳屬劉綎，李舜臣屬陳璘，鄭起龍屬董一元，金應瑞、權應銖屬麻貴，按察副使梁祖齡監麻貴董一元軍，參政王士琦監劉綎陳璘軍。麻貴既破平清正，清正復藏入石窟，縮頭不出。十月，麻貴聞中路董一元泗川失利；即舍清正旋師，於是清正遂與甲斐守等焚諸營渡海遁去矣。曾記清正前者向關白說道：「我今一出，朝鮮舉竿可定。」今則一再困於強敵，幾於不保，使非中路之有助於彼，則清正之能否遁去，正未可知。清正生平最善爲狂言，結果乃如此，是亦狂言者之一炯戒也。